

新式標點

琵琶記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序

予與毛子德、晉交有年矣，其錦心繡口，久爲文壇推重。不幸兩目失視，乃更號聲山。學左邱著書以自娛。其郎君序始從予遊，予喜其能讀父書，以爲有子若此，尊人雖失視，可無憾焉。一日忽持其手錄，弟七才子書來，告予曰：「此家嚴所口授，茲將付剞劂，乞一言以弁其端。」予取閱之，則批評高東蓀、琵琶記也。夫東蓀之果得才子與否，吾未之敢知；琵琶之果得爲才子書與否，吾未之敢知。後之書比前六子之書，後之才比前六子之才，果相當無愧與否，吾亦未之敢知。但觀聲山之評，則見標新領異，發人所未及發，解人所不能解，又見其淋漓滴瀝，爲天下勸義傷悲之思，可以作孝、悌、慨之志，并可以作忠。於是皇然動容，躍然稱快曰：斯誠才子之書也！聲山之前，無評此書者，而作者之才

不出，聲山之前，未嘗無評此書者，而作者之才終亦不出。自聲山評之，而吾讀之，袖之，釋之，始擊節，則歎賞之，是琵琶之爲琵琶，非復東蓀昔日之書，而竟成聲山今日之書。然則東蓀之果得爲才子也，後之書比前之書，果無愧，後之才比前之才，果相當也。予特以聲山之文信之也。信之以聲山之文，而弟七才子之名，聲山以屬之東蓀，予卽以屬之聲山。夫豈曰過哉？乃或有爲聲山病者，忌才，天惟富之文，故奪之目，今宜收華斂采，庶幾日可望痊，奈何欲盡吐其胸中之奇，毋乃犯造物之忌，而其盲愈甚？予曰：否，左邱作史而盲，夏不作史亦盲，盲豈盡文之故，且文之有裨風化，而起人忠孝者，其不爲天所忌，而適爲天所喜也明矣！至其標新領異之處，實能以慧眼施與天下之人，夫已則無目

而能開天下之目，雖謂之未嘗無目可耳。況今天下盲於心者何限，以聲山之文破其盲，其功德正未可量。吾意目之奪於天者，繼自今天將終以目還之，未可知也。不然，天奪之其身，必報之後人，異日其郎君以尊人之文食報，請卽以予今日之言爲券。

康熙丙午孟秋望日，葑溪浮雲客子題於衣言堂之南軒。

標點琵琶記序

予幼時，即喜閱西廂琵琶記，每讀梵王宮殿月輪高及蕭颯書齋，罔然讀書各等句，以爲是愁人之筆，非導淫書也。而琵琶用意尤純，正是寫怨之作也。毛聲山之評，復不減聖歎。至今日重展一過，而甚有感于予心焉。當予十餘齡時，異說尙未熾盛，天下猶崇讀書，敦禮教，曾幾何時，二紀以來，滄桑頓變，世局迥非。讀書種子將絕，禮教大防一決萬仞，何所底止？昔高東嘉惡其友之附權相而棄糟糠，激於義憤，撰此書以諷之。今日無端而娶妾離婚，講戀愛，侈自由，數見不鮮，習爲故常，恬不知恥，不審亦有友人著書以規諫否？使東嘉見之，當譜破萬琵琶矣。蔡邕懷私遇而忘大節，貽讓士類，原不足道，宜其自宋時已受誣，充厥趨炎附勢之心，安知不有如王肅入魏尙主，黃允更婚貴族之事耶？然後

漢書本傳云：「邕性篤孝，三世不分財，居議郎，敢諫。」亦有足稱者。彼王四功，業無聞望，塵莫及東嘉，以邕託諷，尙重視之歟？典論「上洛都尉王瑛，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爲瑛富貴，將更娶妾媵也。」世風不古，真有如王瑛妻之憂，悔覓封侯之歎。叔季愈漓，卽不封侯，亦多此離一齊之義，全忘易嫁之風，不恥非孝，忘親蔑古，荒經對此琵琶，甯無愧色？序始氏曰：「琵琶一書，必真才子佳人方肯讀，彼不孝不義，不賢不淑之人，決不肯讀。」今世既無佳人，亦無才子，琵琶之書，愛讀者幾人？然安知無才子之自有才子，無佳人之自有佳人，愛讀此書者，或竟大有其人？男子之受絕于妻者，讀以自慰，女子之被棄于夫者，讀以寄怨，世之抱有離婚憾者，正不可不大讀特讀耳。此書係諷棄妻者，

雖非爲離婚而作，然離婚卽棄妻也，棄妻必至離婚，世之離婚者，莫非貪利勢，溺才色，夫以是離妻，以是絕，毫無德義之可言，能合於七出之條者，蔑有也。嗚呼！天下其亦易貴戀此不義之夫，眷此不淑之婦也哉？此書妙在牛趙皆有典實，特借一好趨炎附勢之蔡邕，以當之漢唐雜糅作者，明其意在彼而不在此，笨伯不解，目爲不經，故曹清寅另作後琵琶記以正之，味同嚼蠟，一何可笑！書中寫趙五之苦，正以見王四之樂，五對四稱影王四之妻也，王四後卒爲明祖所誅，今有王四棄妻之行，顧孰從而正其罪乎？版久漫漶，向無善本，不可句讀，曩日曾校閱一過，茲據以略爲改正一二，恨尙未克悉爲整理，俟續得善本，以畢我願。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九月南匯朱太忙謹識。

考證

玉泉子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儒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閨，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甯斬第一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攜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已寒賤，必不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驅其輜轡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于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爲？」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實已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

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恨於鄧郎，甯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祕書少監分司，慳各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小浮梅閒話瓠集引唐人小說云：唐有蔡節度者，徵時與牛相國僧孺之子繁同學，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妻蔡，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旣而牛相國將順於趙，趙亦無妨於牛，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果有此事，則與琵琶記適合。惟唐人小說不知何書？考玉泉子所載於牛丞相女願符，而蔡趙皆不合，未知堅瓠集所引卽此事否？恐亦不足據也。

黃溥開中今古錄高明字則誠登至正四年進士歷任慶元路推官文行之名重於時見方谷珍來據慶元避世於鄞之襟社以詞曲自娛明初遣使徵辟辭以心恙不就使復命上曰「朕欲用之原來無福」既卒有以其所作琵琶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其見推重如此

曲苑叢談南戲始於宋光宗時永嘉人作貞女王魁二傳或曰濫觴於宣和然自南度始盛行號曰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其始皆用宋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盡叶宮調士大夫少留意者元初北曲流行風靡南土宋詞遂絕而南戲亦衰順帝時稍稍復興終不逮北曲及永嘉高則誠造琵琶記新詞妙律冠絕當代卓然與北曲並峙矣

又臧晉叔云自高則誠作琵琶記首爲不

尋宮數調之說以掩其短世遂謂曲嚴於北而疎於南而徐文長則謂此正則誠高處則誠避亂四明襟社撰琵琶記坐臥一小樓三季而後成其桌按拍處板皆爲穿亦非不知律者

小浮梅閒話元高則誠琵琶記本爲王四而作記以琵琶名以其中有四王字也託名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種菜也按唐李肇國史補載「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視之初一室爲酒庫其外畫神曰杜康又一室曰茶庫復有神曰陸羽又一室曰菹庫復有神曰蔡伯喈」則蔡榮同音沿誤已久元曲以榮傭曰蔡邕非無自矣唯後漢書本傳云「父棧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注又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棧字伯直處俗孤黨不治於時衆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則中郎家世鞏然可考不似俗所傳也

顧曲雜言蔡中郎入贅牛府一事，人知賢者受誣，但其被誣之故，始終未明，或以爲牛思黯之女，或以爲鄧生事附會，如王弼州胡元瑞輩皆有說甚辨，而實未必然。又傳聞元人實有此事，蓋不花丞相偃狀元入贅，故作此以譏之。因元人語以牛馬爲不花也，此說似近理。但余觀陸務觀詩，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則伯喈受誣在宋時已不能雪，不始於高則誠造口業也。弼州諸公辨證徒詞費耳。陸詩有云劉後村作者誤。

藝苑卮言高明撰琵琶記，填至吃糠一折，有糠和米一處飛之句，案上兩燭光，合而爲一，交輝久之乃解，好事者以爲文字之祥，爲作瑞光樓以旌之。太忙案舒犀禪論曲絕句曰：卮卮搬演蔡中郎，樓上燈花是瑞光，一曲琵琶差可擬，玉人初著白衣裳，盡用此事。

三岡識略周達觀雜記云：唐牛相國僧儒，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氏，力辭不得，遂成婚。牛氏與趙相得甚歡，蔡後至節度副使，則誠蓋借用此事，乃必以謠名實之，可怪也。太忙案此正明其著書之旨，在彼不在此也。

浪蹟續談云：蔡邕父名模，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亦故爲悠謬，與荆釵記同一狡獪歟。

兩般秋雨庵隨筆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殆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言介父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時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斜陽古道云云，則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

記爲刺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茶香室三鈔云：朱竹垞靜志居詩話：高明字則誠，瑞安人，顧仲瑛輯元舊詩爲玉山雅集，中錄高明則誠作，稱其長才碩學，爲時名流，可知則誠不專以詞曲擅美也。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謂撰琵琶記者乃高明，其字則誠，別是一人，涵虛子曲譜有高明，而高明則誠，別有所據。按琵琶記爲高明則誠撰，舉世皆知，今觀此則又有異說矣。

又靜志居詩話又曰：楊廉夫有送沙可學序，其略曰：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明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然則高明兼以政事稱矣。

俞蔭甫詩何當更訪西湖寺，尚有東嘉舊几無太忙案，周櫟園書影云：西湖靜慈寺有高明則誠拍曲舊几。

曲欄閒話琵琶記元末永嘉則誠誤，百

川書志作元永嘉先生撰，蓋因則誠永嘉人而隱其名也。此曲體貼人情，描寫物態，皆有生氣，且有裨風教，宜乎冠諸南曲，爲元美所極贊也。或謂爲王四作，故以琵琶隱王四字，則誠原本止書館相逢，其賞月掃松二闕，爲宋教諭所補，世以譏其非實。曲藻云：嘗見人歌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闌，詔赴春闌，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闌，難捨親闌，頗疑下兩句意各重，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上二句作期逼春闌，難捨親闌，下二句作心戀親闌，難赴春闌，意既不重，而與上句各相應，益見作者之工。太忙案毛氏云：前半段是賓，後半段是主，或將前後改作云云，便似有躊躇兩可之意，不若原本側重後段之妙也。今從毛氏前說殆非。

黃九烟製曲枝語，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

陋劣可知，卽東嘉琵琶政自不免。

敗瓠集毛德音先生綸學富家貧，中年贅廢，同輩惜之。其妃亦有賢德，六秩雙壽時，同人俱以詩贈之。先生獨喜汪喇尹四絕句。詩云：兩字飢寒一腐儒，空將萬卷付嗟吁。世人不識張司業，若個纏綿解贈珠。久病長貧老布衣，天乎人也是邪非？止餘幾點窮途淚，盲盡雙眸還自揮。荆布鹽鹽四十年，誰人知得孟光賢？至今還舉齊眉案，辛苦終身劇可憐！工容何事不如人？嫁與寒儒病更貧。垂老雙眉終日鎖，鶯花過盡那知春。四詩絕并祝嘏常套，先生所以獨喜之歟？先生有三國箋注琵琶評行世。

自序

太史公作屈原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予嘗以此分評王高兩先生之書，王實甫之西廂，其好色而不淫者乎？高東嘉之琵琶，其怨悱而不亂者乎？西廂近於風，而琵琶近於雅，雅視風而加醇焉。故元人詞曲之佳者，雖西廂與琵琶並傳，而琵琶之勝西廂也。有一曰情勝，一曰文勝。所謂情勝者何也？曰西廂言情，琵琶亦言情。然西廂之情，則佳人才子花前月下私期密約之情也。琵琶之情，則孝子賢妻敦倫重誼纏綿悱惻之情也。亦有似乎風之爲風，多采蘭兮芣一詞，而雅之爲雅，則唯忠孝廉貞之旨。是以同之情也，而西廂之情而情者不善讀之，而情或累性。琵琶之情而情者善讀之，而性見乎情，夫是之謂情勝也。所謂文勝者何也？曰西廂爲妙

文，琵琶亦爲妙文，然西廂文中往往雜用方言土語，如呼美人爲顚不刺，呼僧人爲老潔郎之類，而琵琶無之，亦有似乎采風，則言不遺乎里巷，而歌雅則語多出於薦紳，是以同一文也，而西廂之文豔，乃豔不離野者，讀之反覺其文不勝質，琵琶之文真，乃真而能典者，讀之自覺其質極而文，夫是之謂文勝也。有此二勝，而今之人但取西廂而批之刻之，而琵琶獨置而不論，然則詩三百篇竟可登風而廢雅，有是理與？予既樂此書之有裨風化，且復文情交至如此，因於病廢無聊之餘，出笥中所藏原本，參爲評論，口授兒曹，便從旁筆記之，更使稍加謬較，付之梓人。梓人請所以名此書者，予曰西廂有第六才子之名，今以琵琶爲之繼，其卽名之以第七才子也可。名既定，客有詰予者曰：「此評西廂

者之以第六才子名其書也，彼固儼然以耐施菴水滸一書與莊騷馬杜並列爲第五才子書，而因以西廂配之者也。以彼意中所謂第七才子正不知便屬誰氏先生又何所見，而當之以高東嘉「予笑曰：才亦何定名之有，客不記序水滸者之言耶？序中蓋嘗論列六子矣，而至西廂則稱是董解元之書，不聞其爲王實甫也。特以所批董解元之西廂爲友人攜去，失其原稿，不能復記憶，又見世俗所傳誦者皆王實甫西廂，而董解元之西廂人多不經見，於是遂以王實甫代之。夫以施耐庵爲才，而繼耐庵者未必爲王實甫，乃不難六之以實甫，然則以王實甫爲才，卽繼實甫者不止一高東嘉，而又何妨七之以東嘉哉！且夫才之爲也，鬱而爲情，達而爲文，有情所至而文至焉者矣，有情所不至而文亦至焉者矣，有文所至而情至焉者矣，有文所不至而情亦至焉者矣。情所不至而文亦至

焉者，文餘於情也；文所不至而情亦至焉者，情餘於文也；文餘於情而才以情傳，情餘於文而才亦以文顯，夫文與情卽未必其交至，而猶足以見其才，又乃況於文與情之交至焉者乎？苟文與情交至而尙不得以才名，則將更以何者而名才也乎？昔我先師孔子之刪詩也，頌登魯雅，豈衛風不遺秦而楚獨無詩，越數百年以後而言馬子長以離騷比諸風，又比諸雅，自是而江離杜若之辭得續三百篇之末，不讓車鄰騶鐵之響，獨列十五國之中，嗚呼！由斯觀之才若靈均，不幸而不生孔子之時，不克見收於孔子也，猶幸而生司馬之前，卒獲見賞於司馬也。

總論

琵琶記何爲而作也？曰：高東嘉爲諷王四而作也。嘗考大圖索曰：高東嘉名則誠，元末人也。與王四相友善。王四亦當時知名士，後以顯達改操，遂棄其妻周氏，而坦腹於時相。不花氏家，東嘉欲挽救不可得，乃作此書以諷之。而託名於蔡邕者，以王四少賤，嘗爲人傭菜也。趙五娘者，以姪傳，自趙至周而數適五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渚也。記以琵琶名，以其中有四王字也。所謂張太公者，東嘉蓋以太公自寓也。又考真細錄曰：明祖彙別元人詞曲，偶見琵琶記而異之，後廉知其爲王四而作，遂執王四而付之法曹。合此兩處紀載而觀焉，則琵琶記之爲王四而作無疑也。唯其爲王四而作，則意在王四，而不在于琵琶，使東嘉而意在琵琶也者，則琵琶故事，莫若王昭君塞上所聽之琵琶矣。

卽不然，又莫如江州司馬舟中所聽之琵琶矣。夫昭君所彈，江州所聽之琵琶，是實有是琵琶之琵琶也。若趙五娘所抱之琵琶，則本無琵琶之琵琶也。今東嘉舍此實有之兩琵琶不寫，而獨寫此烏有之一琵琶，蓋正以明其意之不在琵琶，而在王四也。意在王四，雖以琵琶爲名，而意不在於琵琶，則卽以蔡邕爲文，而意又豈真在蔡邕哉？乃意不在蔡邕，而既偶借蔡邕爲文，恐不善讀書，遂誤以爲蔡邕之事，是將以譏切王四，而竟不免污蔑蔡邕，故東嘉於書中，特設爲必不然之事，以明其事之非蔡邕焉。何謂必不然之事？曰：天下豈有其子中狀元，而其親未之知者乎？此必不然之事也。又豈有其處一統之朝，非有異國之阻，而音問不通，東書莫達者乎？此又必不然之事也。抑豈有父母年已八

十，而其子方娶妻兩月者乎？若云三十而娶，則豈又有五十生子之婦人乎？此又必不然之事也。以事之必不然者而寫之，總以明其寓言之非真耳。然事之虛幻，固爲不必有之事，而文之真至，竟成必有之文，使人讀其文之真，而忘其事之幻，則才子之才，誠不可以意量而計測也。

或曰：「東嘉初作琵琶記，以蔡邕爲不忠不孝，及明祖既執王四後，乃改爲全忠全孝乎？」予謂其說甚謬。琵琶非有二本，明祖所見之琵琶，卽此全忠全孝之琵琶也。東嘉寫蔡邕之不忘其家，不棄其舊，蓋欲王四之改過遷善，而

以是期之，卽以是諷之也。迨乎諷之，而終已不悛，故明祖執而付之法曹耳。不甯惟是寫蔡邕之義，所以諷王四，寫牛氏之賢，亦所以諷不花氏也。凡君子之見人過而思救者，往往反其事以爲說，不欲斥言其非，有詩人忠厚之意焉。且古本傳奇寫生，且必成其爲生，且之人而不寫

作淨丑之事，近日填詞家，不審輕，捉筆便寫，至若爛柯山之難乎其爲旦，鴛鴦棒之難乎其爲生者，斯固東嘉義所不爲也已。

或曰：「唐有蔡節度者，徵時嘗與牛僧孺之子游，後同登第，牛欲以女弟字蔡，蔡已有婦趙矣，力辭不解。既而牛能將順於趙，趙亦無妨於牛，爲一時美談。東嘉感其事而作此書。」予以爲其說又甚謬。若東嘉果爲唐節度而作，則以元人而寫唐事，又何所忌諱，乃不直指其事，而故託之於蔡邕，其託之蔡邕，則斷斷其爲王四而非爲唐節度無疑也。

凡作傳奇者，類多取前人缺陷之事，而以文人之筆補之。如元微之之於雙文，既亂之不能終之，乃託張生以自寓，反以負心爲善補過，此事之大可恨者也。故作西廂者，特寫一不負心之張生，以銷其恨。王四負周氏，又事之大可恨者也。故作琵琶者，借蔡邕以諷王四，特寫一

不負心之蔡邕，以銷其恨。予嘗曠覽古今事之可恨者正多，今作雪恨傳奇數種，總名之曰補天石。其一曰汨羅江屈子還魂，其二曰博浪沙，其三曰太子丹蕩秦雪恥，其四曰丞相亮滅魏班師，其五曰鄧伯道父子團圓，其六曰荀奉倩夫妻偕老，其七曰李陵重歸故國，其八曰昭君復入漢關，其九曰南霽雲誅殺賀蘭，其十曰宋德昭初問趙普，諸如此類，足補古來人事之缺陷。予方蓄此意而未發，及讀吾友悔菴先生所著反恨賦，多有先得我心者，可見天下慧心人，必不以予言爲謬，異日當先出一二以呈教。琵琶本意，止在勸人爲義夫，然篇於夫婦，而不篇於父母，則不可以訓，故寫義夫，必寫其爲孝子，義正從孝中出也。乃諷天下之爲夫者，而不教天下之爲婦者，則又不可以訓，故寫一義夫，則寫二賢婦，見婦道與夫道，宜交盡也。是以其文之妙，可當屈賦杜詩讀，而其文意之

妙，則可當孝經曲禮讀，則可當班孟堅女史箴一篇，曹大家女論語一部讀。

讀書者當先觀作者所注意之處，如一部琵琶記，其前所注意，只在官媒議婚一篇，其後所注意，只在書館相逢一篇。蓋前則寫其辭婚相府，後則寫其不棄糟糠，如是而已。乃欲寫其辭婚，不得不寫其辭官，將寫其辭官，不得不先寫其辭試，既寫其辭試，因寫一遍試之蔡公，寫一留試之蔡母，更寫一勸試之隣叟，凡此種種，皆因辭婚而添設者也。欲寫其不棄妻，不得不先寫其念妻，欲寫其念妻，不得不寫其念親，既寫其念親，因寫一代夫葬親之趙氏，寫一從夫省親之牛女，更寫一聽女迎親之牛相，凡此種種，皆因不棄妻而點染者也。而實則其所注意之處，只在一二篇，且不獨一部之中，其注意只在一二篇，即一篇之中，其注意亦只在一二句。得其注意之所在，然後知何處是陪客，何處是

正主，何處是埋伏，何處是照應，何處是正描，何處是旁襯，何處是倒插在前，何處是順補在後，豈特琵琶爲然，古今才子之文皆如是，惟有心者自解之。

才子之文，有著筆在此而注意在彼者，譬之畫家，花可畫，而花之香不可畫，於是舍花而畫花傍之蝶，非畫蝶也，仍是畫花也。雪可畫，而雪之寒不可畫，於是舍雪而畫雪中擁爐之人，非畫爐也，仍是畫雪也。月可畫，而月之明不可畫，於是舍月而畫月下看書之人，非畫書也，仍是畫月也。高東嘉作琵琶記，多用此法，而彼僞父者，不知其慘淡經營於畫花畫雪畫月之妙，乃漫然以爲畫蝶畫爐畫書而已也，則深沒作者之工，良心苦也。

高東嘉作琵琶記，直是左邱明司馬遷現身，看他正筆首寫伯喈，次寫趙五娘，次寫牛小姐，次寫蔡公蔡母，次寫牛丞相，次寫張太公，既

極情盡致，而更閒筆寫花，寫月，寫雪，寫琴，寫注，寫寒門，寫閨閣，寫旅次，寫考場，寫瓊林，寫早朝，寫花燭，寫義倉，寫墳墓，寫寺院，寫道場，寫書館，寫院子，寫梅香，寫老嫗，寫媒婆，寫里正，寫社長，寫糧官，寫試官，寫赴試秀才，寫陪宴官，寫黃門官，寫山神，寫鬼使，寫拐兒，寫和尚，寫馬，無不插頭畫角，色色入妙，與所謂搏兔搏象俱用全力者也。雖云搏兔搏象俱用全力，而正筆閒筆又有輕重詳略之分，正筆宜重宜詳，閒筆宜輕宜略。畫家之法，遠水無波，遠山無皴，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非輕之略之，其理應如是也。蓋其注意者，只在最近之一山一水一人一樹，而其餘則止淡淡着墨而已。今人作傳奇，往往手忙脚亂，不知輕重詳略之理，遂至賓主莫辨，其與琵琶何啻天淵？

琵琶用筆之難，難於西廂，何也？西廂寫佳人才子之事，則風月之詞易好，琵琶寫孝子義

夫之事，則裁粟之詞難工也。不特此也，西廂純用北曲，每折自始至末，止是一人所唱，則其章法次第，井然不亂，猶易易耳。若琵琶，則純用南曲，每套必用衆人分唱，而其章法次第，亦自井然不亂，若出一口，真大難事。試看李日華改西廂曲爲南調，雖使於梨園之唱，演然將原曲顛倒前後，畢竟不免支離錯亂，然後歎琵琶之妙爲不可及。

作文不難以豔語爲渲染，而難以淡語爲渲染，填詞不難以麗句入宮商，而難以平句入宮商，何也？蓋曲之體與詩不同，詩體直，直則貴其曲，曲能運曲於直中，乃爲妙詩；曲體本曲，曲則又貴其直，能運直於曲中，乃爲妙曲。然而謳者循腔按板，抑揚頓挫，每至有一字數疊者，若更以雕琢堆砌之詞入之，幾令聽者不知其作何語矣。琵琶歌曲之妙，妙在看去直是說話唱，則協律呂平淡之中，有至文焉。然琵琶之平

淡則佳，後人學琵琶之平淡，則不佳。夫唯執筆學之而不能佳，斯不得不以雕琢堆砌掩其短耳。

琵琶之平淡，後人勉強學之，究竟不能學者，何也？曰：惟其勉強學之，所以不能學也。文章之妙，妙在自然，昔人論草書法，謂如古斂脚，不若如屋漏痕，以其有自然而然之神化也。夫屋漏痕，豈可執筆而摹之者哉？

古之孝子義夫貞婦淑女，其人與骨俱朽矣，而能肖其面目，傳其聲容，描其神情，令人如親古人於今日者，獨賴有梨園一技之存耳。奈之何今日作傳奇之人，但好寫神仙幽怪，男女風流之事，而不好寫孝子義夫貞婦淑女之事耶？故傳奇必如琵琶，始可謂之不負梨園。

有僧父者，以琵琶之事爲未嘗有是事，而不欲讀夫文章妙於莊騷而莊生之言，寓言也。屈子之言，亦寓言也。謂之寓言，則其文中所言